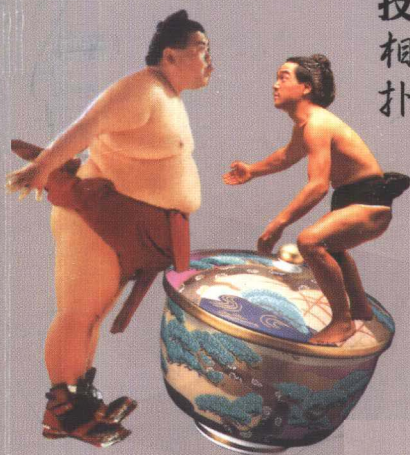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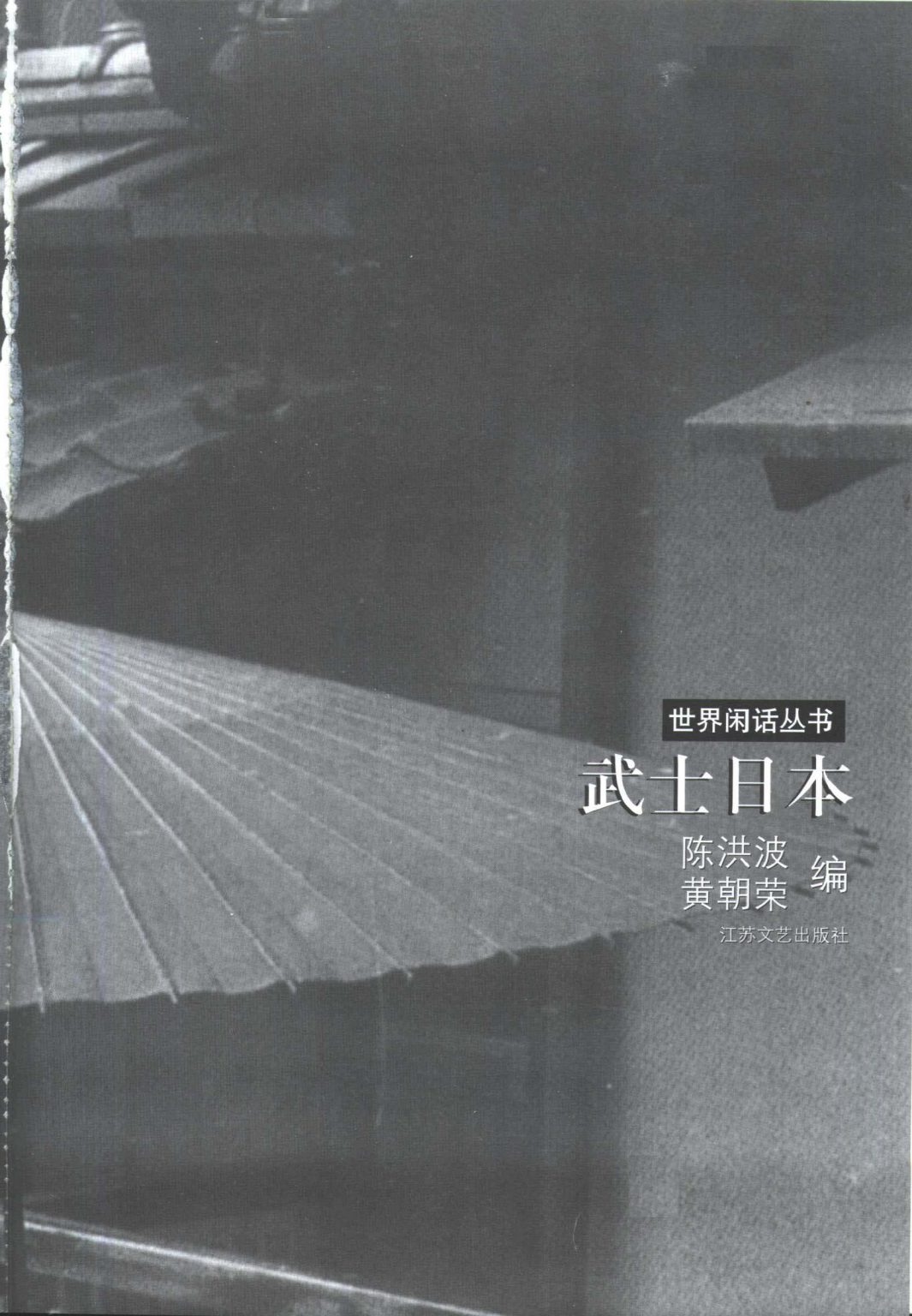
- ◎ 隔着迷雾的日本人
- ◎ 日本性格
- ◎ 日本成功的秘密武器
- ◎ 近乎野蛮的教育竞争
- ◎ 我在美丽的日本
- ◎ 见了樱花
- ◎ 日本澡
- ◎ 淫祠
- ◎ 日本性文化
- ◎ 日本国技相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武士日本

世界闲话丛书



世界闲话丛书

武士日本

陈洪波 编
黄朝荣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士日本/陈洪波,黄朝荣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9

(世界闲话丛书)

ISBN 7-5399-1520-X

I. 武... II. ①陈... ②黄...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393 号

书 名 武士日本
编 者 陈洪波 黄朝荣
责任编辑 孙金荣 汪修荣
责任校对 薛 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丹阳人民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20-x/1·1426
定 价 16.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有关作者取得联系,敬请有
关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目 录

隔着迷雾的日本人	(1)
日本人的个性	(14)
七十七把钥匙 (选)	(25)
神的镜子	(33)
日本性格	(50)
日本留言	(55)
中日之国民性	(65)
感觉日本人	(73)
勤奋的日本人	(86)
日本：机遇与挑战	(95)
日本的远见	(99)
《菜根谭》在日本	(103)
日本成功的秘密武器	(108)
贫富悬殊的日本	(113)
公民纪律在日本	(118)
近乎野蛮的教育竞争	(121)
西方人眼中的日本礼貌	(128)
我在美丽的日本	(133)
日本人与樱花	(148)

见了樱花·····	(154)
京都秋韵·····	(161)
清酒酿成的日本文化·····	(173)
日本的文化生活·····	(176)
雪夜·····	(181)
缘日·····	(186)
日本的衣食住·····	(190)
大和风及其他·····	(199)
日本澡·····	(207)
日本人沐浴习俗·····	(210)
日本的花道和茶道·····	(215)
酱汤闲话·····	(220)
角黍·菖蒲·鲤鱼旗·····	(224)
日本鱼食生活见闻·····	(229)
淫祠·····	(238)
日本性文化·····	(240)
日本人因何剖腹·····	(247)
日本人和水·····	(251)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256)
日本国技相扑·····	(271)
日本素描·····	(277)
日本之情与思·····	(282)
日本人的姓氏·····	(303)
现代日本人的家庭意识·····	(308)
日本女人四部曲·····	(313)
关于日本女子·····	(316)

隔着迷雾的日本人

一、日本人的名字

有多少英国人能不假思索立即说出日本人的姓名？对此我做了试验，结果是这种人不多。

我通常的做法是，一说出某个国家的国名就要求马上列举一个或两个该国的知名人士，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代人物。一般，要求说出两个人名字。如：

印度——释迦牟尼和甘地；德国——爱因斯坦和希特勒；意大利——米开朗基罗和墨索里尼；俄国——托尔斯泰和斯大林；中国——孔子和毛泽东；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阿拉伯——穆罕默德等。

有些尚存争论。比如，爱因斯坦该算哪国人呢？不清楚。他的双亲是犹太裔德国人，他在瑞士读书，在美国度过生命的后二十二年。他曾皱着眉说：“我的相对论原理如果是正确的，德国人会说：‘爱因斯坦是德国人。’法国人则说：‘不，他不是德国人。他是犹太人。’如果相对论原理是错误的，德国人则说：‘这家伙不是德国人，是个犹太人。’法国人会说：‘这个人就是德国人。’”

当试验做到日本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感到为难。上年纪的人，还能说出东条大将。完全答不出的也有。知识分子知道铃木大拙博士。不少年轻人对柔道感兴趣，能说出嘉纳治五郎先生的大名。

有的人半想半猜，有说北斋的，有说广重的，常有搞错说成了北重和广斋。许多人读过阿瑟·威伊利翻译的日本俳句，但没一个人记住作者的名字。

不过，当问到“你认为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吗”？得到的回答是“有的”。颇有意思的是尽管记不住日本画家、陶瓷艺术家、诗人、作家的姓名，这并不妨碍人们印象中日本有着传统的优秀的文化。日本的文物被广泛地仿造、引进。特别在室内装饰方面，日本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日本人的名字确实很难记。普契尼在其剧本《蝴蝶夫人》中用了“蝴蝶小姐”和“山鸟”。同一时期上演的歌剧中的两个男主角，一个被取名为“东京”。另一个被叫成“大阪”。不言而喻，作者只是看着地图取名的。

令人头痛的是，怎么区别日本的名字和中国名字。以“东京”为例，使人感到日语和中国语都是单音节。因而，基尔尼特在写喜歌剧《帝》（该剧为讽刺英国的某些制度而把不大为人知晓的日本搬上了舞台）时，好不容易写出了这样的歌词：“宫先生、宫先生，在马前飘动的是什什么呀？”作曲家萨利旺为此配了曲。但在构思人物名字时，采用了中国式的单音节，这些名字中也有可作普通英语用的，只是失去了名字的趣味性。

女性——Yum-Yum 音同幼儿吃零食时发出的音，是“很好吃”的俗语。Pitti-Sing 是“可爱的东西”（pretty-thing）的儿语。

男性——Pooh-Bah, Pish-Tush, 无论哪个都是给高傲贵族

使用的名字，是嘲笑时的感叹词。

由此，直到大约二十年前为止人们都认为，日本的音乐和中国的音乐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琴被人们了解了。三弦发出的是低纯的音响，西欧人觉得粗野，而琴的音，清宛悠扬使人特别心情舒畅。BBC 的日语部，趁宫城道雄访英的机会，录了一些音，经常用于日本戏剧的配音。

关于日本人的名字，有两点是重要的。

一是在一般的印象中，日本的文化犹如其陶器、屏风、扇子所反映的那样是非常发达的。

二是尽管如此，却几乎所有英国人连一个日本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都讲不出。

假如我们以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名著》中的一览表为标准来看的话，其中又有多少被译成了英文呢？恐怕还不到五本吧。许多日本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书不值得翻译。这种见解是不对的。

铃木大拙几乎是独自一人地把日本的禅写进了西方的知识、文化地图里了。他也曾介绍过中国的禅，对此人们过去并不知道。其影响之大，无法估计。嘉纳治五郎先生比这更早，也是几乎独自一人地把柔道推向世界。其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这些先行者没有杰出的后继者。在运用英语的能力上，在对西欧的理解水平上，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日本文化的流向西方，只好在没有权威后继者的情况下放任自流了。

在这两位光辉的世界意义上的老师去世后，日本就再也不能继续其教师的作用了。一种失望——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油然而生，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期待和深深的失望。很难说所有的日本人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态。但对日本而言，这是应该反省的重要问题。

二、借用文化

有人说，日本古代的文化是从中国，近代是从西方借来的。

说到汉字，确实是从中国借来的。不过，日本人加以发展，创造出两种“假名”。中国人即使在借用像佛教那样的外国语音时，也没有致力于创造相当于“假名”那样的文字体系。弘法大师的发明是日本引以自豪的。

英国的文化基本上源自大陆。英国餐馆的菜单，即使在今天，仍然用一种非正规的法语书写。“菜单”这个词，本来就是法语。coffee（咖啡）这个名词也是由相当于咖啡这个词的法语“café”演变而来的。

至于音乐，来自意大利语。“协奏曲”、“钢琴”、“大提琴”、“快板”，使用的全都是意大利语。

英国人把这些引进来，加以发展。只是在烹调方面、音乐方面还未超过法国和意大利。在政治方面，英国超过了它们。在英语中“议会”这个词（parliament）的词源是法语的“讲话”，但是，人们公认英国是议会之母。

此外，英国还有一些历史性的新的独特的东西。外国人难以领会的英国法律体系，在英国却毫无麻烦地实施着。体育也是英国式的。尤为典型的英国式的东西是“gentlemanship”（绅士道）。

绅士和贵族不同。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正义甘冒生命危险去战斗，这种人就叫绅士。换句话说，必须是助弱抑强，像侠客那样有费厄泼赖精神。所谓费厄泼赖，也是英国式的东西。可以解释为同情败阵的犬。斗犬的时候，英国人常援助弱的一方，中止比赛，以援救弱犬的性命。

同样，我们也能列举出许多日本借自中国而又发展成自己的东西的例子。试举一例，“清洁”这个词，是由中国借来的汉字组合而成的，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它几乎与中国是无缘的。不仅如此，日本人的好洁，在世界上亦是首屈一指的。日本人自古就洗澡。欧洲人习惯于洗澡，还是最近的事。十五世纪末叶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是难得洗澡的。然而在日本，远在这之前，道元禅师就留下了一般庶民每天早晨沐浴的记述，甚至还有一幅比这更早的画，画的是光明皇后为癩病患者洗身。

精神上的清洁感和物质上的清洁感是有关的。神社古朴的淡白建筑，颇吸引欧洲游客。

有趣的是，日本人的这种气质，在《圣经》的钦定译本中也能看到。英语“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的部分，在日译本中成了“主ほその清き宮に居れり”（主住在那座清洁的宫殿里）。“holy”并无清洁之意，倒是同令人生畏和神秘有关。将此理解为清洁，正反映了日本人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洁癖感。

英国重视保持外观秩序井然。大陆各国尤其是南欧各国在这方面是无法与其相比的。就连英国的乡村，道路也是整整齐齐的。

让我们仍回到文化问题上。直截了当地说吧，英国文化的大部分来自大陆。希腊语、拉丁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关键课程。希腊语确实是一种很难的语言。所以，在碰到像法律用语这样一些难于表现的问题时，人们会说：“这家伙，对我来说是希腊语。”用日语来说，就是“チンプンカン”（没法理解）。希腊语也好，汉语也好，对各个国家来说是古典语言，现代人一般是理解不了的。

还有“法国化了”这样的话，其意思是缝上不必要的衣褶，加上种种的装饰。这是因为现在流行服装的中心仍是巴黎，英

国人在女性服饰上长久以来自叹弗如，而在男性服饰上，英国人长期保持领先。美国人即使在今天仍为定做第一流的西服大手大脚花钱。

不过，在文化方面，舶来品万能在某些领域已消失。四十年前，当戴阿基列夫第一次把芭蕾介绍到英国时，那些想在英国芭蕾舞界崭露头角的人，竞相改用俄国名。例如，最负盛名的女芭蕾演员阿利斯·马柯斯改名为“马鲁可娃”。她的芭蕾舞伴也取了“德琳”这样的俄国名。

现在情况已截然不同了，像玛高特·冯登就是用英国名字而扬名世界的。许多评论家认为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团已胜过苏联的芭蕾舞团。

其次也有相反的东西。欧洲大陆各国的香烟（特别是纸卷烟），一般都用英国名称。至少在吸烟的知识上，英国人是不错的吧！

室内装饰方面，受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房间一般是用家具来装饰的。然而在这四十年里，日本风格一直在扩大影响，优雅、简朴已成为人们理想的装饰。不计其数的英国人用日本的根雕和歌磨的版画美化家庭。在美国已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日本热”在欧洲也迅速蔓延开来。柔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你知道英国的柔道家们热心地按照示范进行模仿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在英国作为名誉指导，在空闲时间教授柔道已有许久了。我还设置了自己的柔道场。从锻炼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柔道是很有益的。我们学校里学的运动，比如足球，都要大的场地，一出了校门便难以继续。年轻人精力充沛，无法运动不免委屈。于是我便当上了柔道教练。

战前，我在日本学柔道时，柔道家们一般都穿兜裆裤。我

也穿了。战后，我在英国教柔道时，学员们注意到我穿的是兜裆裤，而且大多数别的英国柔道家也穿，他们就赶快央求母亲用旧布缝制。

如今，兜裆裤不仅在英国柔道界十分流行，还作为商品销售。柔道杂志的广告登的都是柔道服和草履、兜裆裤等等。

不消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很有趣的事。在英国，练习柔道的人都要学日语。于是对日本的东西就产生了兴趣。

三、武士道和日本

有时候，尽管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却能看到同类的事物，受到启发。举例说吧，我曾读过《叶隐闻书》，说的是武田信玄裁断二人相殴案的事。该书第十卷中写道：

“在位于甲斐的武田信玄家的武士，发生了口角，便把对手打倒在地，直打得落花流水，还用脚踩上。旁人赶来将其拉开了。家老们商议一番后便向信玄请示，被踩的人该作何处置，信玄把人召来，说道，胜败本非大事，但把武士之根本的武士道忘记岂能容忍？两人都处磔刑。劝架的人都应逐出。”

我想，这裁断未免也太野蛮了。但它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十八世纪的法国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

当时的法国禁止私斗。但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决斗仍屡见不鲜，在部队内成了一个大问题。决斗时，只要一方受伤，哪怕是轻伤，决斗便告结束。

希里萨克公爵被任命为某联队长。他设宴招待士官。席间，他命令今后决斗必须事先报告，并颁布了一次只许可一件的方针。宴毕，两名年轻的大尉要求决斗。事情的起因是争论绅士不向头发上扑粉是否可以进凡尔赛宫（当时流行向头发上扑粉）。联队长说，这确是个大问题，只得用决斗来得出结果了。于是对此予以认可，但他随即又补充道：“二位，说到决斗，至少要斗到一方丧命，否则岂不成了无聊的玩笑？请好好记住！”

第二天，一名大尉腕上吊着三角巾来见他，联队长说：“这仅仅是轻伤，不足为奇，再斗！”这次是另一位大尉负伤，躺了三周。在这期间，又有好几对对手申请决斗。联队长说要等这一件解决后再受理。等大尉伤痊愈，联队长便传话给他们：“再干吧，这次希望是最后一次，无论如何必须解决要不要在头发上扑粉的问题。”

二位大尉只得拼死相斗，相互刺中身亡。决斗终于结束了。联队长把要决斗的军官召集来，批准了下一对对手。他非常严肃地说：“刚才的例子各位已经目睹，决斗，就是要斗到死为止！”

众人悚然而退。就如联队长预想的那样，此后，联队成了模范部队，有碍训练的决斗再也没有发生。

武田信玄何以作那样的裁断呢？我自然不知，他的内心是否有着和希里萨克公爵同样的想法呢？无论如何，将这两件事比较一下是有益的。

“不要把珍珠扔给猪，只怕它会踩在脚下，反过来咬你！”这是英语里的著名格言，摘自《圣经》。这个格言引出了许多尖刻的俏皮话。

有个例子。一位老牌大学的教授激烈地讽刺大学办的讲座和出席讲座的学生。他感慨地说：“大学教育兴许可以说是把假造的珍珠投于真正的猪面前。”

丘吉尔也有一个例子。一次，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被无休止的嘲笑声所打断，他想要继续说下去却无法进行。丘吉尔从容地举起了笔记本，提高了嗓门：“我不打算投珍珠……”反对党被激怒了，发出一片喊声。他等到吼声稍停，平静地结束道：“……于不懂该价值的人的面前。”

丘吉尔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辞句，没有触犯议会的规则，然而却非常成功地向蛮横的起哄者们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这句格言，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和今东光的一次广播对话。和尚说：“是那样哩！不能把珍珠投于猪面前，因为那不是猪盼望的东西，猪要的是吃的，一旦发现上当就暴怒咬人啦！”确是一语惊人。

我还从未听到这种见解。在英国谁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圣经》的注释亦不例外。基督的这段话，通常是按文字的意思被理解的！即对不识货又不知礼，相反心胸狭隘的人，不要赠与贵重物品。如今，今东光的见解发掘了这段教义更深一层的含意，也许这正是说这段话的基督深藏于内心的。不过，据我所知，西方尚无人触及于此。对猪而言，自有它猪的立场，倘若惹得猪恶从胆边生，其发怒咬人也就不奇怪了。这是更进一层的解释。

我注意到日本人读西方古典著作，常常会有不同于我们的独特见解。其中不免有误解之处。不过，即使是误解，也颇有意思。

比如，以前曾说过的，苏格拉底按照当时雅典的死刑方式服了毒药。他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友人说：“克灵顿啊，我向亚斯克雷皮阿斯借过一只雄鸡，请替我还吧！”

大禅师释宗演大为赞叹：“这揭示了正确的死的方式。苏格拉底对死并无什么想法，但却要了结包括欠不知什么人的微不

足道的债在内的全部私事。”

其实，亚斯克雷皮阿斯并非“什么人”，皮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这是苏格拉底最后的幽默。对这段话的一般解释是：他说的是请向具有神性的医生求治人生之病吧。苏格拉底言及了希腊过去的一个惯例，即重病治愈后要向亚斯克雷皮阿斯神庙供奉一只雄鸡。任何人都不可能穷极一切。即使释宗演不知道这件事，也不值得震惊。即使他不知这个暗喻，他的评论仍是生动的，是富有教训的。苏格拉底是在沉着、平静的状态下死去的，苏格拉底是在安慰前来安慰他的弟子过程中死去的。

四、印象之国

英国人是怎样看待日本的呢？这是日本人相当关心的。

英国人觉得日本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这是由于受了像哈恩那样的作家所写的罗曼蒂克故事和七十年代日本美术的影响，我在日本生活，知道一般人难以知道的日本的另一面。

日本人想像英国人都拿着洋伞，戴着大檐高帽，都是绅士派头。当然只要看一眼绅士的风度便可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长期形成的印象难以消除。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此，《泰晤士报》刊出的照片可资说明。《泰晤士报》不多登新闻照片。里页有二三幅大照片，颇吸引人。我要讲的就是发表在上面的照片。

一张是在名古屋市内拍摄的。名古屋是现代工业城市，照片照的是传统的日本餐馆的门口。

另一张是东京的剧场广告。照的是穿和服的长谷川一夫和用大号汉字写的九月特别公演。英国人不用读汉字就已经觉得

挺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张是一位穿着开襟衫的高中生站在土墙边，第二张是映在广告板上的两个剪影，颇引人注目。当然，也有没注意的人。

总之，这两张照片不过是以其美丽的风貌来加深人们对日本传统的印象。在别处我还看过东海道新干线和大工厂的照片。可以说，在相当多的英国人的脑海里已形成印象，经常浮现出的是这样一幅生活情景，即日本职工下班回家后，脱下西服，换上和服，饮茶休息，夫人在旁弹琴陪伴。

说起来，世上误解的事莫过于对一个国家的偏见了。法国人以为英国人睡在床上还戴着大檐帽。与此相对，我们英国人也以为法国人一年到头只对性爱感兴趣。德国人是出色的学究，是科学工作者，他们只是突然之间变成了侵略者。说到匈牙利人，欧洲人常开玩笑说，他们只要六个便士便会把自己的奶奶卖掉。

说实在的，世界上的人不论哪里都是一样的。日本人也好，英国人也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聪明的有，愚笨的也有，勇敢的有，和稀泥的也有。

曾有人问毛姆^①：“你喜欢法国人吗？”

“不。”

“英国人呢？”

“不。”

“意大利人？德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

“不。”

不论对哪国人，毛姆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于是，提问者又问：“那么，你到底喜欢谁呢？”

^① 毛姆（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毛姆回答说：“我喜欢我的朋友。”

我再从别的报刊来探索一下英国人对日本的理解程度吧。通过翻译小说知道詹姆士·邦德^①在日本大显身手的人为数不少吧，原著出版时，大众报纸《每日快邮》曾以漫画形式进行了连载。当时，我每期必看。东京吧女的服饰没有画错。通常英国人画穿和服的日本女性时总是把袖子画得很长，像舞蹈演员一样。该漫画没有这样的毛病。只是女招待中的一人在干活。

画家好像作了一番仔细的调查。举例说，他注意到日本人的领带比英国人细。“007”的发型和东京年轻男子一模一样。

画家用心之苦，后面多处可见。

日本的特务机关要进行“忍耐术”的训练。用棒格斗的场面，附了说明“BOJUTSU”（棒术）。但是，这里有出入。这里使用的棒很短，而“棒术”里的棒必定是相当长的。

就漫画里出现的日本人形象，我征求了在伦敦的日本青年的看法，他说：“不就是中国人吗？”“那么，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何区别呢？”此人也说不清楚。

对此类事我倒也情有可原。因为我们见了人，也会暗忖“这个人是德国人”或者“那个人是意大利人”，但实际上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看的。我们只是有印象，意大利的女性头发是黑的，大眼睛，动作灵活，性格好动，而中年的德国人，由于颈部脂肪太多，面部成了圆形。这种印象即使不完全，但大致还是可以用来推测某人的国籍的。

这些暂且不论，我半开玩笑地一定要这位日本青年说说他是怎么判断的。他简单地说是“日本人的脸看上去比中国人更聪

^① 英国现代推理小说家 Ian Flemming 创作的间谍小说中的主角，代号 007。该形象以聪明、机智、善于捕捉女人内心世界而风靡欧美。